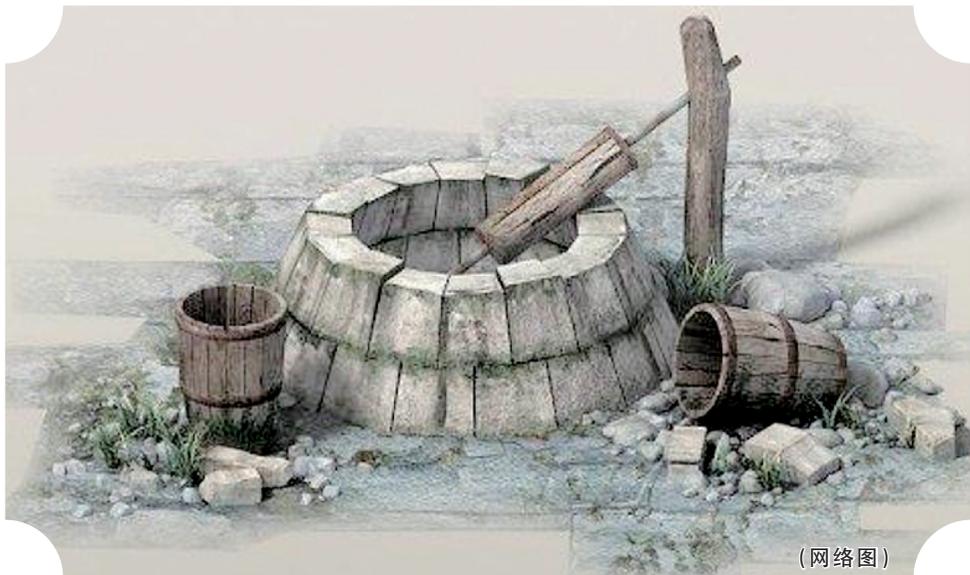


乡土记忆

老井

刘光华



(网络图)

最近在读到成语背井离人的时候,忽然想起了故乡的老井。

我的老家在潢城西郊,穷乡僻壤,但地下却不缺水,村民吃水靠井,因此每个村落都散布着水井,我们村也是。

井在村南头的马路边,径口约1米多宽,深约15米,以青砖砌井壁。井上没有高石井台围护,没有摇轮辘轳。井边右侧地里嵌着一块泛着岁月积淀的沉黯之色的大磨盘,四周有几棵合抱的杨柳槐桑。井在这些沧桑老树的巨伞荫底下,沉静而沉默。

没有准确资料记载这口井的诞生时间,不知道它已经存在了多少年,我爷爷说他小时候井就在,因此应在百年以上,可以叫做老井。

年代久远的东西比如古瓷、陶罐、发黄的照片,总有它们存在的价值,总能勾起人们的记忆和怀念,老井也一样。遥想当年,祖上族人为了挖这口井,一定预先请当地有名气的风水先生选址祷祝,然后村上老年人指挥,青年人出力,挥钎举锄,钻刨穿凿,提土转运,再用青砖圆砌周围,忙碌辛苦,费了不少人工气力,然后水从地下沁涌出来,清澈甘甜,积水照影,全村老少无不欢天喜地争相庆贺井的落成,从此井便成了真实的存在。

井不深幽,但井里的水却延绵不绝,大旱之年不见少,大涝之年也不见多,年年岁岁,井水依然,不增不减。奶奶说,井下有泉眼呢。

井下的源头活水滋养泽被着村中的烟火兴旺、生生不息。小时候,每天清晨或黄昏夜幕,

脚步声、挑担声、汲水声、鸟鸣声,围绕老井活泼荡漾;随时可见乡亲们挑着井水走在晓烟晨雾或星辉月色中,于是井水无声地淌流在平凡人家的每一个日月江湖里。

老井的水是井下泉,自然比江河渗水要好。泉是活的泉,如许甘甜;水是净的水,如许清纯。它接着地气,饱藏着大地深处的洁净与寒凉。酷暑天气,“浮甘瓜于清泉,沉朱李于寒水”,饮一口炎热便去了三分;而在冬天,新打出井的水在桶上萦着缕缕温暖白气,摸着桶壁,温温的直暖心底。

老井的水用途广泛,可以春磨豆腐、夏酿大酱、秋泡枣酒、冬煮茶饮,还有家常炊饭,无不香甜可口,就连村里的姑娘,小伙深得井水滋润,个个长得眉清目秀、俊美鲜嫩,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。

从老井往上打水是很辛的,需先将用铁丝紧箍、桐油漆刷的木桶放到井台上,将带着砖头的井绳钩环系牢;缓缓放下井绳,听到桶底接触水面,轻轻松井绳,桶在砖的重力下“咕咚”灌满,再双手交换用力提起水桶。打水和挑水一般只有大人干,如果确实遇到老人或妇幼打水,淳朴的壮年会憨厚地代劳,谁家没有个缺手伴脚的?

每年村里都会组织热闹壮观的淘井。淘井也叫洗井、浚井,大家择日约时,每家提前挑足备用水。次日清晨,人们不约而同地聚到井周围,村长燃一挂响鞭,青壮年们开始轮流下桶将水汲上倒掉;井水淘干见底后,一个干练老成的小伙子穿上雨衣、带上矿帽,携

着铁锹、铁勺,腰拴井绳顺着井边的砖槽攀至井下清淤。每清满一桶淤泥,他就在井下晃井绳,井边的人默契地缓缓提升上来倒在空野里。这时候,村里正在打谷场可劲儿地斗鸡、滚铁环、斗宝、跳房、砸铁角、打弹弓的孩提们便去淤泥里淘宝,淤泥中大多是砖头瓦砾间的杂枯野草等,但也可以淘到钢笔、团徽、玻璃球等奢侈品。而那边已经上下来回往复多次,淘井者在井下晃着井绳说“齐了”,人们缓缓把他从井底提着攀上来,他的手脸、衣帽上泥迹斑斑,污头油面,一副滑稽模样。

老井有灵性。乡亲们敬畏井,从来不敢用脏东西玷污它,逢年过节也有村民到井边虔诚地烧香、烧纸、送灯祈福平安;井也回馈人,水从来都是清澈、甘甜、纯净,也从没有让村民在井边有闪失。

许久以来,老井默默地为全村提供坚实的水源供给,井在人心安。后来,每家开始请人挖可以压水的水泥管井,也有合伙打了深百米往上的供灌溉农田的机井,到如今村村都通了自来水,老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和视线,已没人再用老井了,因此老井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,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老井静静地存于村头,它见证了春的百花、秋的明月、夏的凉风、冬的瑞雪,听惯了鸟鸣虫吟、草歌木唱。我常怀念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老井,尽管现在用水方便,但我却觉得现在的水没有老井的水甜,这种感觉永远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民间传说

司马光与寨河东湾的传说

苏平

宋真宗天禧三年(公元1019年),司马光出生于光山,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,所以给他起名光;6岁时,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;7岁时,他不仅能背诵《左氏春秋》,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,并且做了“砸缸救友”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。

当年司马光出生时,司马府看门的是张老汉,系现在寨河镇大塘寨村东湾人。张老汉的媳妇也在司马府当佣人,并负责照看小司马光,一来二去,两家人有了很好的感情。

每逢假期,看门的张老汉夫妇就带小司马光回到乡下老家,即现在的寨河镇大塘寨村东湾组。这里有很多小朋友与小司马光玩耍,夏天,他经常下田抓鱼虾、捉知了、掏鸟窝、骑牛打水仗;秋天,他们上树打板栗;冬天,他与小朋友一起打雪仗,时间长了,小司马光竟然不想回县城了。

司马池有时也带着家人随张老汉夫妇来寨河东湾度假,赏秋色、打板栗、食板栗焖仔鸡、品板栗酒、尝板栗糕。他和小司马光最爱吃的是东湾农家的“甲鱼炒饭”。宋朝时甲鱼不上桌,当时东湾农户也还不富裕,但周围的水塘、河流里的甲鱼过多成灾,看见此情况,司马池除了建议东湾农

户卤甲鱼吃外,还建议农户用甲鱼炒饭。把甲鱼宰杀洗净后,入沸水中飞水1分钟去骨,把甲鱼肉切细后与板栗一起用大料焖至酥烂,倒入米饭翻炒即可。东湾农家至今还保留着甲鱼板栗炒饭的习俗。

再说司马光,每次来到东湾,他总是让张老汉带其到后山的板栗园游玩。初夏,板栗园栗花盛开,独特的芳香让司马光流连忘返;秋后,当看到人们采摘板栗的情景,更是直流口水。这里的板栗又香又甜,让司马光记忆深刻。相传,司马光后来在汴京做宰相时,曾让光山县衙帮其购买过东湾的栗果。据1936年(民国25年)光山县志记载,寨河镇大塘寨行政村油板栗果大、清脆、甘甜、不易生虫,驰誉海内外。

如今,寨河镇大塘寨村东湾、东菜园村民组内,仍保存有古板栗园830亩,其中,千年以上古板栗树26棵,400年以上古板栗树156棵。这片古板栗树像一道天然绿色屏障,护佑着大塘寨村,壮观、秀丽。为了进一步开发这片千年古板栗园资源,近年来,该村将农耕文化与乡村旅游相结合,打造摄影小镇,吸引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来此摄影创作,走出了一条“文旅融合”的奔小康新路子。



(网络图)